

畫品叢書

三

廣川畫跋卷六

宋廣川董道著

書輞川圖後

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，分序先後，可以意得其處。古傳輞水如車縛頭，因以得名。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，日與裴迪浮舟往來，彈琴賦詩，此圖想像見之。然詩有南垞、北垞、華子岡、欽湖、竹里館、茱萸泚、辛夷鄔，此畫頗失其舊，當依其說改定。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，今清原寺是也。

書盧鴻草堂圖

盧顥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，爲營草堂。逮還山，乃廣其學廬，聚徒肄業。其居之室，號「寧極」，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。鴻嘗自圖其居以見，世共傳之。其本嘗在段成式家，當時號山林勝絕，不知逮今存不。高希

中嘗出此圖，考之古本，則有樾館等而已，無寧極者。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，此後人追想勝概而浪爲之者也。

書別本草堂圖

此圖本段鄒平公所收，流傳久矣。或者託其遺跡，又爲草堂，別出其後。跋書自天復歲前者，皆搨字也，開寶以後，則人競書於此矣。其稱柯古者，成式字也；大儀者，安節也；隨蘭陵於渚宮者，蕭思道也。然此圖所存，頗與書傳合。蓋本鴻之圖而爲之，故可佳也。涿人子謩題當僖宗丁未年，即光啓之三年矣。是歲三月甲申，車駕還京，次鳳翔。以宮室未完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。此書不著月日，知在四月後。題以己酉，即昭宗之改元，合在此後，傳摹失之。又有昇元二年題者，李昇之號；熙載題者，韓文公也。

書優鉢羅花圖

祕閣有圖，畫花異甚，世不能名，自昔號陀羅花。考察帳目，自大中祥符

六年，京兆府進入，下之祕閣。崇寧三年，曝書廡下，出其圖。考名識之，蓋花碧而葉六出，其房九列，鋒殺莖柯，植而叢出，生不傍引，巖然上聳，攢花內墮，駢葉外包，求之前記，優鉢羅花也。岑參詩曰：「白山南，赤山北，其間有花人不識。綠莖碧葉好顏色，葉六瓣，花九房，夜掩朝開多異香。」求之於詩則此圖不爲無據矣。夫圖狀寫照，本以示未知者，使可按得之。微參詩，此畫未辨也。

書韋偃放驢圖

青脊絳身，長頸廣額，尾旌搖曳，耳大磔磔，龐然類有德者。而又其能可以回衝，其智有以隨時。艱難定亂，有濟師旅之功；敼陋救患，有載重負乘之力。則雖任爲令僕，託之俳戲可也，豈止一宮亭侯哉？畫者之意深矣。
濮一作漢驪當前（一），驂子後逐。其生有封，其死有弔，至其超傑變化者而謂仙矣。則廣野茂林，豐草甘水，嗅地仰天，飲嚙自若。應候長鳴，前跳後踢，羣

嬉而隊躍，盡白日以爲娛，求清夜之俛息，無駕服負囊之憂者，是廬山公之全其性者也。此畫得之。

〔一〕依陸本補小注。

書曹將軍畫馬上

曹霸畫馬，與當時人絕跡，其經度似不可得而尋也。若其以形似求者，亦馬也，不過類真馬耳。杜子美謂：「人間又見真乘黃。」夫乘黃，其狀如狐，背上有角，霸之馬未嘗如此。將論其神駿，語大而誇，不知其形狀異也。

再書馬圖

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。明日，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，與前畫異。余考之，汗血，神馬也，前記雖屢言，然其狀卒未得知。此畫汗血發於衆一作華毛，似與古異。夫宛邱有良馬，其大丈二，鬣至膝委於地，蹄如汗腕可握，日中而汗血，乘者當以絛絮纏頭要小腹。漢武帝親得天馬，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

出。今考說者，終不可問一作同。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據以斷衆說，則畫者將何從哉？

書張戡番馬

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犁鼻，謂前人不若是。余及見胡瓌番馬，其分狀取類雖異，然耳鼻皆殘毀之。余嘗問虜人，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，耳不缺則風搏而不聞音聲。此說未試。然儋耳俗破耳下引，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，此豈亦有爲耶？然馬殘其耳，恐不止今北虜。嘗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，亦時有焉。因求吳諸葛恪獻馬，先騶其耳。范慎謂：「豈不傷仁？」乃知馬破其耳，於南夷亦或然也。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爲之，然則據今之見者，特以爲有辨者如此。

古畫水圖

世不見古人筆墨，謂後世所作，便盡古人妙處。古今無異道，惟造於詣

絕者得之。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，故所得類皆鹵莽滅裂，不到古人地也。今世稱畫水者，戚氏、蒲氏而筆力弱，不能畫水之形似，況所謂衝激蹴卷之勢哉？觀張子恭藏水圖，逮於詣絕者乎！其於洶湧澎湃，蓋蛟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，可以求其妙矣。

孫知微畫水圖

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。然則汙池潢潦，渟渟涓溜，果可勝而寄心賞耶？孫生爲此圖，甚哉，其壯觀者也！初爲平漫潢湫，汪洋渟澍，依山占石，魚龍出沒。至於傍挾大山，前直衝飈，卒風暴雨，橫發水勢，波落而隴起，想其磅礴解衣，雖雷霆之震，無所駭其視聽，放乎天機者也，豈區區吮筆塗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？

題王居卿待制所藏范寬山水圖

伯樂以御求於世，而所遇無非馬者。庖丁善刀藏之十九年，知天下無全

牛。余於是知中立放筆時，蓋天地間無遺物矣，故能筆運而氣攝之，至其天機自運，與物相遇，不知披拂隆施，所以一作從自來。忽乎太行、王屋起於前，而連之若不可掩。計其功，當與夸娥爭力。吾嘗夜半求之，石破天驚，元氣淋漓，蒲城之所遇一作過而問者，不可求於冀南、漢陰矣。

北天王像後題辨

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，因告之曰：「昔余嘗得內典，說四天王所執器，皆自報應中出。北天毗沙國王也，嘗兵鬪不利，三逃於塔側，方免其困，時願力所全得無違礙，報回鄉則變相所成，畫者得以據之。今以雲物爲執者，非吳生所爲也。」或曰：「何以知此？」曰：「以雲物易塔之重，自王衍始。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，將無是耶？」

擣衣圖

余見此圖久矣。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，又其他畫人物麗甚，不如此鈍

滯也。晚得此，釋然，吾心喜之。唯見晉國城社而不疑者，故至燕而後樂也。嗚呼，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效其容，必爲人笑。昔人蓋昧於若形如此，則悲心微矣。可一歎也！

蘭亭圖

山陰道中，應接不暇，最是佳處。又得安石、逸少，遊詠其間，風流一時。至今見其圖者，猶有遠想，恨不揖讓其間。近世燕仲穆摹狀山水，取寓一時所見。或謂此圖荆浩作，非也。宗炳嘗曰：「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難徧覩，惟當澄懷觀道，臥以游之。凡所游履，皆圖之於室。」余雖未至山陰，覽此亦足少自慰耳。

書周昉西施圖

余謂若耶溪中采蓮者，特其甚美以見爾。世亦以其絕麗傳焉。其濃纖疏淡處，可得按而求之。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概，豈可異而別哉？古

人有言：「畫西施之面，美而不可說；規孟賁之目，大而不可畏。若形者忘焉。」若昉之於畫，不特取麗其也，正以使形者猶可意色得之，更覺神明頓異，此其後世不復加也。

書崔白蟬雀圖

顧愷之論畫，以人物爲上，次山，次水，次狗馬、臺榭，不及禽鳥，故張舜賓評畫，以禽魚爲下，而蜂蜨蟬蟲又次之。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爲難，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爲勝。苟求其理，物各有神明也，但患未知求於此耳。崔白爲蟬雀，近時爲絕筆，非居寧、牛戩輩可頡頏其間。世以畫評爲據，不知此亦何所主哉？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，顧景秀所畫。時陸探微、顧彥先皆有能名，歎其巧絕。今畫錄雖敘蜂蜨蟬蟲不爲極品，便是不考古人遺跡。況景秀妙絕一世，而舜賓不知考者，豈可與論古人畫耶？

覆局圖

祕閣有覆局圖，畫法甚古雅。猶是六朝舊製。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，非也。宗子大年，摹本以傳，並王抗十七局圖。余爲書曰：「此宋文帝棋圖也。江左琅琊王抗第一品，吳郡褚思莊、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。赤松思速，善於大行；思莊思遲，巧於鬪棋。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，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，因製局圖，還於帝前覆之，即此圖也。思莊與王抗交賭，自食時至日暮，一局始竟。上倦遣還省，五更方決。抗睡於局後，思莊達曉不寐，議者云，思莊所以品第致高，緣其用思深久，人不能對。抗仕齊官至給事中，今局圖謂棋史，誤也。」

書時記室所藏山水圖

此圖善於位置，囊藏萬里，都在阿堵間。非其胸中無町畦得於隨所遇而發，不可索其所至也。宗子大年說余圖之。汀沙漁步，蓼岸楓崖，山樹溪壑，望之若有限際。而求其重列複映，殆不可致之，蓋隱隣而羣出也。又復有煙

雲上下而晦靄，嵐光出沒而明滅，正所謂「山氣日夕佳」者也。李廣見伏虎而射，其精誠已能貫金石矣。故飲羽而洞達，知有所先也。其矢再遇則不可復射矣，知神遇者懸解，意想而求至者，是遁其天而往也，果能有至哉？此人天機不可到矣。子其凝心儲思，徐以神視，初若可見，忽然亡之，此中真有至到處，吾恐觀者未知求也。

書王勤學士畫圖

余評此畫，知是昔人已造絕境，後世隨繩墨以就其工。然矜持太過，求其似者而善，古之人往矣，故雖卒得其類，然亦似之而非也。觀其意在潏潏萬里外，天機開闔，自我而入者，雖置塗立木，幸而有至處，然端行頤雷，遂得剡直，豈轉遁其後，縮縮而求循耶？

書王學士李成畫

王無逸聚畫既多，真偽相乘除。余得盡爲考之，此畫李成所出也。雖其

臨視，而別出自爲一種，然陵突抗立，幾欲亂真。原隰之平，山谷之險，皆得望而盡之。故知形範既正，金錫不耗，制形而出，豈不莫邪似哉？此知其所從來遠也。子盡而求之，徐察而深識之，要其至處，雖觀三山於雲外，猶是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。

書李成畫後

由一藝以往，其至有合於道者，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。觀咸熙畫者，執於形相，忽若忘之，世人方且驚疑以爲神矣，其有寓而見耶？咸熙蓋稷下諸生，其於山林泉石，岩栖而谷隱。層巒疊嶂，嵌歛峯嶺，蓋其生而好也。積好在心，久則化之，凝念不釋，殆與物忘。則磊落奇特，蟠於胸中，不得遁而藏也。他日忽見羣山橫於前者，纍纍相負而出矣。嵐光霽煙，與一一而上下，漫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。蓋心術之變化，有時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，故雲煙風雨，雷霆變怪，亦隨以至。方其時忽乎忘四肢形體，則舉天機而見者，皆山

也，故能盡其道。後世按圖求之，不知其畫忘也，謂其筆墨有蹊轍，可隨其位置求之。彼其胸中自無一邱一壑，且望洋嚮若，其謂得之，此復有真畫者耶？

書郭恕先畫後

龍門李偃藏郭恕先寒林晚山圖，雖託李咸熙舊本，自出新規勝概。風乾木老，沙明水靜，煙開霧合，蓋是江干舊游，使人有憂愁窮悴之歎也。筆跡天放，不入畦畛。然氣攝萬山，隨意取之，往往得於形似外。人以見而索之，恐不可得盡也。此畫雖與長安寒林大小並行，而各有至到處，恐不能伯仲間。譬若轉崑崙而陵九阪，不盡一級，雖是未極五山，然既已窮河源也。

書范寬山水圖

觀中立畫，如齊王嗜及雞跖，必千百而後足，雖不足者，猶若有跖。其嗜者專也，故物無得移之。當中立有山水之嗜者，神凝智解，得於心者，必發於

外，則解衣磅礴，正與山林泉石相遇，雖賁、育逢之，亦失其勇矣。故能攬須彌盡於一芥，氣振而有餘，無復山之相矣。彼含墨咀毫，受揖人趨者，可執工而隨其後耶。世人不識真山而求畫者，疊石累土，以自詫也。豈知心放於造化鑄錘者，遇物得之，此其爲真畫者也。潞國文公嘗謂寬於山水爲寫生手，余以是取之。

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

余評燕仲穆之畫，蓋天然第一，其得勝解者，非積學所致也。想其解衣磅礴，心游神放，羣山萬水，冷然有感而應者。故雷霆風雨，忽乎其前而不可却。當此之時，豈復有畫者耶？公初爲燕王府官，王欲得畫，而卒不能致之，知其慎於技也。余嘗謂公以名德顯世，後人不得盡知，徒以畫名於天下。至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，此與顏太師列於書藝小人間，可同爲一歎也！

書伯時藏周昉畫

龍眠居士知自嬉於藝，或謂畫人三昧，不得辭也。嘗得周昉畫按箏圖，其用功力，不遺餘巧矣。媚色豔態，明眸善睐，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，況傳神寫照，可暫得於阿堵中耶？嘗持以問曰：「人物豐穠，肌勝於骨，蓋畫者自有所好哉？」余曰：「此固唐世所尚，嘗見諸說，太真妃豐肌秀骨，今見於畫，亦肌勝於骨。」昔韓公言「曲眉豐頰」，便知唐人所尚，以豐肌爲美。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。

龍衮百馬圖

百馬競逐，以谷受之，按名而得者，一馬也。若夫毛以色異，形以用異，大小勢異，動靜主其百體，已不能得馬矣。況蹏躑奔趨，進退起伏，蹙浪播灑，鵠厲人搏，斷山抉壑，耳搖腹捎，仰乳俛齧，昂首張齕，鬬目怒鬣，木搔土浴，其態百出，不得執筆而隨其後也。蓋一形所寓，使形者已異，則安得一以

盡耶？且物有同狀而異形者，有異狀而同形者，可別也。而爲異形者，雖可謂之二實，狀變而實別而爲異者謂之化，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。知實無有異，可以論一馬矣。如狀變而隨以別者，則雖號物而讀之，其極有不得一作可盡。昔堅白之說，以白馬非馬，已非色矣。況形色名聲，以一得之，則使人不得其當，惑於名實之辨者，正謂此也。

書御畫瑶池馬圖後

黃之池，其馬噴沙；黃之澤，其馬噴玉。龍種之與世馬不同如此。仰惟陛下託於筆墨，記其骨相，具存太蒙之遺種。不在探前跡後，蹄間三尋，此殆得於歷崑崙、宴瑶池之上時耶？非摹擬展子虔、曹霸輩以見巧也。臣某幸得識之，敢不謹書？

書御畫翎毛後

聖人以神運化，與天地同巧，寓物賦形，隨意以得。蓋自元造中，筆驅造